



袍服上的草原史诗

——读《察哈尔蒙古族服饰文化研究》

●苏仁陶格图 钢土牧尔

在中华民族绚烂多彩的文化星河中，蒙古族服饰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其中令人瞩目的璀璨星辰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察哈尔蒙古族服饰文化研究》，犹如一把精巧的钥匙，为读者打开了深入了解察哈尔蒙古族服饰文化宝库的大门。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察哈尔蒙古族服饰的系统梳理，更是对草原文明的深情礼赞，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全书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察哈尔蒙古族服饰文化进行了剖析，为读者揭示了察哈尔蒙古族服饰的样貌特征、形成过程、实用价值和社会意义，丰富了中华民族服饰多元共生、一体交融的文化内涵。

独特的文化色彩

一是深刻的军旅文化特点。察

哈尔部起源于怯薛（成吉思汗时期的亲兵制度），从元到清，长期在严密的军事组织下繁衍生息，形成了既能适应游牧生活，又能随时上马战斗的军事服装特点。如书中提到，察哈尔蒙古袍服在元代由左衽改为右衽，不仅是元朝统治者推行汉制的需要，也是为了克服将士抽刀时左衽前襟容易裹住刀把而贻误战机的缺点。

二是浓厚的宫廷文化色彩。察哈尔部在历史上长期担任宫廷仪卫执事，其服饰形制有严格的规定。无论是日常事务管理中的职业着装，还是浩大的皇家仪卫队，无不展示宫廷服饰的庄重与奢华。即便是在清朝，察哈尔服饰仍以其简素风格影响着宫廷文化，如察哈尔女式袍子演变成清代宫廷女式服装“旗袍”而风靡全国。

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是崇尚自然。体现为顺应自然、珍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察哈尔服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作者从材质、形制、色彩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大量使用皮毛制品是游牧民族适应高原生活的一种生活智慧，并由此形成了精湛的皮毛加工工艺，带动了察哈尔地区皮毛业的持续发展；精干、利落、简便的服饰形制在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典雅简素的色彩观体现出尊重大自然的个体谦卑心理，同时丰富的装饰色彩又反映出其热爱草原生活的独特审美情趣和多彩的精神世界。

二是践行开放。表现为顺应时代潮流、接受新事物、不断开拓进取的思想境界。在历史的长河中，察哈尔服饰始终处于流变状态。起先为

谋求生存，兼容北方诸民族服饰优点形成了适合草原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的服饰雏形，而后随着族群的发展壮大，与中亚、欧亚、中原等地区交往密切、互动频繁，服饰材料愈发丰富，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属性的日常服饰和礼仪服饰。如今，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察哈尔服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缝纫技术、融合周边民族服饰样式，走向顺应时代潮流的改良与创新发展之路。

三是恪守信义。察哈尔人以诚待人、以义为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把崇信重义当作人生最重要的心灵约定。察哈尔部作为历代大汗的守护者，常年生活在汗帐周围。史料曾记载其穿着与大汗同一颜色的“质孙服”参加“诈马宴”的辉煌场景，这无疑是察哈尔人恪守职责而获得嘉奖的佐证。

四是敬重礼仪。在重大的节日场合（春节、那达慕、祭敖包等）和人生礼仪场合（出生礼、婚礼、寿礼、葬礼等），人们必须穿戴符合自身年龄、性别、身份、地位的服饰，以显示对其他人的尊重和对集体秩序的维护。如节日场合中，已婚妇女穿奥吉、戴绥赫；男子佩戴火镰、陶海、银鞘刀等饰品；搏克选手穿戴昭都格、班吉拉、江嘎等。

五是忠勇爱国。察哈尔人拥有忠贞不二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勇敢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因英勇善战而被誉为“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抵御外辱作出了杰出贡献。其服饰具有明显的军戎特点，为了行军打仗时可以快速系好衣服，通常是一袍边一扣子，边饰窄而朴素，无刺绣、镂花等装饰。现在察哈尔人依然秉持这种

便捷的着装传统，隆重场合袍子也不能超过三条边。

重要的文化价值

《察哈尔蒙古族服饰文化研究》一书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优秀著作。五年间，作者持续深入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不仅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察哈尔服饰的样貌，还将相关的使用者、制作者以及社会生活纳入研究范围，拓宽了察哈尔服饰文化解释的路径。

通过阅读，我们不仅能欣赏到察哈尔服饰的外在之美，更能触摸到其背后跳动的文化脉搏，感受中华民族强大的内在生命力。这对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冬

●亭雨

储

北方的秋意来得早，往往秋的节令还没到来，便感受到了浓浓的秋意。中秋节和国庆节接踵而至，让原本浓郁的秋意更加厚重。中秋是季节的分水岭，也是秋收冬藏的衔接点。农人们数着秋的节令、翻着秋的日历匆匆地赶着秋，把遍野的秋粮、满园的秋菜一筐筐一行行地赶回自家的院落。

内蒙古人一直有储冬菜的习惯，从我记事起对此就有印象。

我没有追溯这一习惯的时代性，但可以肯定这和北方漫长的冬季不无关系。从前生活条件差，冬季蔬菜不易保存，物流又滞后。不像现在超市林立，现买现吃，不需囤量，即使农村也有商店小卖部，大大方便了生活。

节后，天气骤然转凉，浓浓的秋不仅蔓延在乡野，也被风带进了城里。不信你看那满载秋菜走街串巷的车辆，听一听穿透窗户的叫卖声就知道了，尤其是那车还未到，声已穿窗入耳的“红山药、红山药”……

于是，满载秋菜的车辆持续出现在早市摊点、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一片繁忙景象，暖意升腾。既有土里土气的土豆、大葱、萝卜、南瓜，也有洋葱、芥菜、根子、地留、洋山药这些特色冬储菜，不时还有赶在秋末成熟的西红柿、辣椒、尖椒为它们增添色彩。

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售卖秋菜的车辆或摊位，也随处可见购买的人群，或是停步询价，或是付钱托运，这些土豆、白菜、大葱、萝卜都是地道的家常菜，多买些总是便宜得多。

或许更多的是对生活的一种习惯和记忆，对过去的一种留恋和怀念，对日子向往的仪式感和烟火气，更是温暖的情结和别样的情怀。

这时，你就会发现这些曾经土里土气的秋菜，与你多么亲近，它们无比朴素，得之不喜，失之不悲，因为从扎根在土里的那一刻起，就深爱着脚下的大地。

各式各样的冬储菜，在入冬之前，几乎每家都会购买一些，或储藏，或腌制。尤其是芥菜、根子、地留、洋山药，这些都是腌菜的最佳选择。酸甜的美味不仅丰富着三餐的味蕾，也温暖了每一个寒冷的冬日，随便挑一种出来，都有感恩的泪水和满满的回忆。

记得小时候家里日子苦，条件差，村子又偏僻，地又都是山地，除了种粮食，能够被叫作菜的只有土豆和萝卜。秋收后，偶有外地商人来卖些大菜、洋葱，村里人就会拿大豆、豌豆等粮食来交换。这样的场景也是少有的，大多数的日子还是依靠土豆、莜面来度过，母亲也是变着法儿地给我们调剂花样儿，而那一缸酸甜的腌萝卜就是整个冬天最美的调剂品了。

有一年，三叔家种了一小片地留菜，我起初不认识，总感觉这个有点像葵花的秧子不一般。结果去得次数多了引起了三叔的注意，就在我下定决心拔起来的时候被三叔抓个正着，地留螺纹状的样子很吸引人。他怕我们破坏又浪费，就说这个东西能吃，用醋腌上就可以。我们欣喜若狂，把拔出来的十来颗地留菜拿回家洗净腌上后，一直渴望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味儿。在试过好几次后终于有了酸甜的味道，咬下去是那样的清脆，酸酸甜甜的味道远远超出了腌萝卜的美味，萝卜腌久了就只剩咸味了。这下子倒好，我们仿佛发现了新大陆，总惦记着三叔家的那片地，隔三差五就趁其不备“偷袭”一次。拔的话太明显，本来就没多少，再说村子里没几个小孩，不用问肯定知道是我们干的。我们就从根下挖，没有工具，干脆用树根棍，三颗五颗地积攒，最后硬是装了一罐头瓶。那时候我感觉三叔一定很后悔泄露了他的秘密。

最刻骨铭心的或许就是疫情期间了。某段时间内，一家人的吃喝竟然首次成了头等大事，还好我夏天种了些小白菜、西葫芦，入冬后小白菜焯水冷冻了一些，西葫芦丰收摘了十多个，外加一蛇皮袋的土豆，暂且解了后顾之忧。

时至今日，全家人依然对那一袋土豆和十多个西葫芦心怀感激之情，如若没有它们真不知道该怎样坚持。往后的春天，我还是会种几株西葫芦，西葫芦也枝繁叶茂自顾疯狂地开花结瓜。只是孩子们每每看到西葫芦都开始拒绝，可如果不种，我又总觉得对不起它。

立冬过后，街头巷尾依然还有冬储菜在售卖。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着，只是品种逐渐地少了，地留菜没有了，洋山药也没了，渐渐地大葱和萝卜也失去了影子。唯有那一声声的“红山药”伴随着三轮车的马达声，依旧不时响亮地穿行在大街上，回荡在耳边，仿佛在告诉人们那土里土气的土豆，依旧是北方人冬日里必不可少的最接地气的菜肴。也或许，只有这土豆能努力地挽留着早已走远的秋天了。

走过大街，各个门店前依旧不时摆放着一把把整齐的大葱、一个个圆丢丢的南瓜。有的大葱依旧站立在窗台外，有的已经被搬进阳台，一层玻璃之隔，阻挡不了多少暖阳。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朝气蓬勃，在各自的家园里呈现一片盎然之机，用一盆最土气的盆景把漫长的寒冬长成一个碧绿的暖春……



$$\bar{z} = \sqrt[n]{\text{人生智慧}} = \sqrt[n]{z}$$

草木的名字

●张玉明

分类学是讲植物分类和命名的，大学里学过。记得刚入学时，还是信心满满的。一想到将会比别人认识更多的花草树木，就有点洋洋得意。但上了几节课后，才知道分类学不好学，极其琐碎繁杂，有一大堆内容要死记硬背，不亚于背外语单词，更像中医系学生背的中药方子。我是一个极度厌倦背书的人，结果好端端的分类学让我学得一塌糊涂，每回考试都是如履薄冰，勉强过关。

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老师，虽然教的还是生物学，但与分类学几乎无瓜葛。高考只考基因、细胞和进化论，不考分类学。考什么，就教什么，就一心一意地关注什么，这是应试教育的既定法则，所以平时就懒得再理会身旁的花花草草，管它们姓甚名谁，管它们花开花谢。我还暗自庆幸，幸亏高考不考分类学，否则就惨了。今天这个孩子拔一棵草来问，明天那个孩子摘一朵花来问，后天又一个孩子捧一个

果来问，没完没了地问一些连我自己都感到头疼的分类学问题，如何受得了，岂不要疯掉！

只是经年累月后，本来就没学好的分类学更是生疏了。不认识的草木越来越多，就连当初跟在教授后面认识的一些品种，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分类学的那些书，原来是放在书橱里面的，本想利用闲暇时间再翻看翻看，补习补习，只是一直未付诸行动。没时间肯定是因为借口，懒惰是最主要的。最后索性就将它们从书架上撤下来，塞到床底下的大木箱子里，从此再没惊动过它们。每次搬家时，总觉得是个累赘，好几次动过将它们当作废品卖掉的念头。

本以为今生与分类学情缘已尽，谁

曾想最近有人对它感兴趣起来。友人通过手机微信，给我发来一些草木的图片，询问它们的名字。在我看来，我是学过分类学的，是这方面的行家，举手之劳，且结果可信。而在我看来，纯粹给我出难题，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过也怨不得友人，谁要我当初学艺不精的？说实话，看了手机里友人发来的图片，我心里直发虚，几种草木，一样也不认识。碍于脸面，也不好意思直接说自己不知道，好在不是现场作答。

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将床下的分类学书全部都翻出来，每一本都很厚实，沉甸甸的，只是纸质早已发黄，还带有霉味。把友人发来的图片看了又看，将这些草木的花色、花形、花期，还有叶子的形态，生长的地点，与书上的描述和图片相对照，寻找它们之间的吻合之处，如同考古学家辨识出土的文物一般，仔细考证这些花草的身份信息，确认它们的芳姓大名。验明正身后，赶紧给朋友发送过去，生怕拖延太久，让友人看出破绽，怀疑我的水平。

友人因此还写了一篇《朋友如书》的文章，刊登在报上。文中不无炫耀地说，遇到像花草名字一类的专业问题时，可以直接向懂行的朋友请教，能快捷地获得答案，省去上网搜索或翻



十二月，你是岁月诗篇的精妙转折
以素净笔触，绘就天地的澄澈
寒风似灵动的前奏，轻拂过街巷
奏响了独属于你的，静谧的歌
霜花是你馈赠的，梦幻的饰盒
装着晨曦与星子的幽微闪烁
我在你的怀抱里，脚步轻轻落
怕惊扰这满世界的，安宁祥和
松枝于皑皑中，坚守翠绿的誓约
如同心底信念，永不被雪埋没
炉火在屋内跳跃，映红了笑靥
暖意在时光缝隙里，静静穿梭
每一片飘落的雪，都是思念的蝶
带着往昔温柔，在掌心悄然停歇
十二月，你是心灵栖息的榭
我沉醉在你的韵里，情难再别

七绝·初冬

●冀玉娥

欲把烟霞融入墨，频将草木点成诗。
时逢雨露牵寒气，又见风霜寄冷期。

